

● 陈伯吹 ● 金 近 ● 金 波 ● 朱庆坪  
● 鲁 兵 ● 孙幼军 ● 任大霖 ● 方轶群  
● 贺 宣 ● 冰 子 ● 彭斯远 ● 吴凤岗  
● 圣 野 ● 樊发稼

# 幼儿文学探索



● 少年儿童出版社 ●

**幼 儿 文 学 探 索**

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幼儿读物研究会编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)

由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市印刷十二厂排版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56 1/32 印张 5.25 字数 114,000

1987年3月第1版 1987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200

统一书号：R10024·4497 定价：0.83元

# 目 录

幼儿文学漫谈(代序) ······ ······ ······	陈伯吹	1
小娃娃的教育和文学 ······ ······ ······	鲁 兵	9
幼儿文学随笔 ······ ······ ······	贺 宜	26
给幼儿写童话 ······ ······ ······	金 近	33
幼儿童话的内容和形式 ······ ······	孙幼军	35
幼儿童话创作问答 ······ ······ ······	冰 子	40
儿歌，真善美的花朵 ······ ······	圣 野	44
幼儿诗歌的音乐性 ······ ······ ······	金 波	54
幼儿生活故事与儿童情趣 ······ ······	任大霖	64
谈谈幼儿散文 ······ ······ ······	彭斯远	74
炉边琐语		
——和幼儿园老师谈幼儿文学创作 ······	鲁 兵	83
幼儿文学的教育性和语言 ······ ······	樊发稼	95

## 形象而有趣 浅显而美听

- 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|
| ——试谈幼儿文学的语言特色 ······ | 朱庆坪 | 107 |
| 怎样写得浅 ······         | 方轶群 | 126 |
| 幼儿心理与幼儿读物 ······     | 吴凤岗 | 142 |

# 幼儿文学漫谈(代序)

陈伯吹

时至今日，儿童文学还仍然处于幼年时代。但是，它正在茁壮成长中，摆脱了在一个多世纪以前的若有若无的朦胧迷离的状态（再早些时候是一片沙漠），“形象”愈来愈鲜明，“性格”愈来愈显著。经过众多的教育家、文学家（当然还该有心理学家、美学家、哲学家、妇女解放运动家和社会学家等）的努力探索，它终于如日跃升，光辉地在文坛上站了出来。

孟子说的，“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”（虽然有人不同意而反对着，认为大人年纪大了不可能会有童心）。鲁迅为《爱罗先珂童话集》写序文时，写下“但是我愿意作者不要出离童心的美梦，而且还要招呼人们进向这梦中……”高尔基则始终认为：“儿童文学不能是成人文学的附庸，而是具有主权和法则的一大独立国。”郭沫若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提出过儿童文学乃是“儿童本位的文学”。这些名言壮语，把儿童文学呼之欲出。

时代在前进，学术文化在发展，儿童文学在人类文明竞赛的跑道上，它的独立性与特殊性的面目，终于被有识之士清清楚楚地认识出来了。

儿童文学是文学，这不应该有疑问。它俩的实质性与创作艺术的规律性，前者与后者是完全相一致的。但是它们之间，仍然既有界线又有区别。这可以用比喻来说：人无论是谁，都需要从饮食中吸取营养素，赖以生存活命，这是一致的。但是，婴儿的饮食和成人的显然不能一致，应各取所需，各是其是。这就有了区别。对待一切事物必须从宏观的角度出发观察到微观的实际，然后渗透分析，给予相应的归属，独行其是的权利与义务。这样，儿童文学就和一般文学（包括民间文学、通俗文学和成人的文学）分家了。尽管它们之间还是非常亲密，息息相关。但是，它既然独自存在，成为专业，根据这一专业，为自己特有的对象服务，就自然而然地发现了梯形的又互相交叉的阶段性。自低至高，大体上可分做“幼儿文学”（六十年代我曾称它做“幼童文学”），“儿童文学”，“少年文学”这样三个阶段。为什么要这样划分？此中有“年龄特征”的因素，“文化程度”的因素，“社会环境”的因素……不如此，教育的作用就给削弱了，甚至会消失了，成为“无的放矢”，或者说是“泥牛入海”。为此，适应各个年龄读者的文学读物，必须具有针对性，与他们的阅读理解能力相合拍。试想：幼儿园和小学一、二年级的学生，能啃小学五、六年级和初中学生的书册吗？反过来说，高小、初中学生，漫步在书刊展览的长廊里，能站在低幼读物的书橱前面而流连忘返吗？

儿童文学对于文学来说，有它自己的特殊性，经过较长时期的争论，才为众所周知；而儿童文学在它自己的书室内，也分门别类地呈现着各具特殊性的图书，这也在实践认识中肯定下来了。世界上的事物，总是千差万别的，单一的机械论是行不通的。

所以，在这儿，就有充分的理由，谈谈儿童文学领域中的“幼儿文学”了。

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号《儿童文学研究》，曾经发表过我的《谈幼童文学必须繁荣发展起来》，迄今已二十多年了。其时的儿童文学工作者，很少注意到幼儿的文学读物，连有的家长和老师在内，也认为这是一种可有可无的篇页，在儿童文学的园地里，被注目的“花”，只是较高较深的儿童文学与少年文学，幼儿文学几乎是个“弃儿”，撇在一旁没人管。由于缺乏高瞻远瞩的目光，就看不到塔要建得高，基础要打得好，儿童文学的繁荣发展，起步在于幼儿文学。

“四人帮”被捆上了耻辱柱，万象更新。特别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科学、文化教育重又提上工作日程；灾难性地被压制了十年之久的儿童文学，也抬起头来，倾听到春雷般的声音，呼吸到了新鲜的空气，它比以前更精神了。而在儿童文学领域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的幼儿文学，于今不再是“吴下阿蒙”了，破除沉默，发出天籁的新声。

“从娃娃学起！”这一声如雷灌耳的名言警句，学电子计算机如此，学文学也如此。于是幼儿文学工作者和老、中、青作家们获得推波助澜的力量，纷纷摇起笔杆来了，为幼儿园和小学一、二年级生产美好的精神食粮。

幼儿文学作品虽是寥寥数十字、数百字，似乎可以挥笔一气呵成，实际上比三、四千字的少年文学作品还难写。前者的构思工夫，文字工夫，它的艰巨性超越了后者，要求字字精当，篇幅不枝不蔓。加上思想性的形象化，需由表及里，则又要求“更上一层楼”，不作平面式的图解。整篇情节的生动，兴趣的浓郁，知识性的深浅浓淡配合得恰如其分，又需匠心独运。

题材方面，生活故事和动物故事，最能使年幼的孩子们感觉到亲切有味，因为他们耳闻目睹，日常接触，体会得出来。当然，题材面也应该宽广一些，葫芦嘴般老样子是不行的。如果能运用“学习效果律”：从熟悉中引进不熟的，从已知中引进未知的，这样，就能“轻车熟路”般地愉快地达到所要达到的教学目的。譬如从“猫”引进“虎”，“狗”引进“狼”，“高粱”引进“玉米”，“长臂起重机”引进“机器人”……诸如此类的相似的联想，将知识性寓于文学艺术中，不知在课堂教学实践上效果是不是好些？

有人贬低“儿童文学”说是“猫狗文字”，这实在是无知。他只看到了幼儿文学较多地描绘了马牛羊，鸡犬豕……如同“坐井观天，叹曰天小哉！”没从全面看问题，没有翻阅过儿童文学与少年文学，从而匆忙地下了片面的错误的评价。你先从地面上看到了茎和叶，不深入接触地面下的果实，怎么会知道其滋味为何！

“四化”建设正在著著进行，“六五”计划完成战果辉煌。曾经在客观上一度被轻视或被忘却的“幼儿文学”，受到对内改革，对外开放的冲击与推动，犹如出土的新苗迅速地成长。这实例有《365夜故事》（上、下两集）花枝招展地受到大小读者的热烈欢迎，虽然他们识字不多（小学三年级学生不在内），但在老师、父母辅导之下，也能理解接受；特别是对教师和家长提供了极其丰富的优质的教材，对他们的学生和子女进行思想品德教育，科学知识教育，语言文字教育，还有革命传统教育。因为这些故事全是文学作品，不用说，其中当然也还涵有审美教育的成分，而让读者、听者获得了美的享受。

这三百六十五篇中外古今的名著与改写的佳作，实在是个

百花齐放的、绚烂璀璨的百花园。说老实话，连我这个上了年纪的人，尽管此中绝大多数的故事，我在童年、中年时期，都向它们领教过了，但是我现在还是爱不释手地想温故而知新，它们艺术的魔力有多大啊！

工作有了良好的开端，“萧规曹随”情况必然会有更好的进展。如今《365夜儿歌》与《365夜谜语》相继与小读者见面了，无疑会让年幼的孩子们得到了乐趣，受到了教育。据此，应该赞扬主编者与编辑同志们以及少年儿童出版社做了一件大好事！并对幼儿教育作出了一宗大贡献（我很想从中挑选几篇最优秀的，在学习中作文学与教育理论上的分析研究，既限于水平，又限于时间，力不从心了。这一对我很感兴趣的工作，只能俟之异日）！

上面所说的属于幼儿文学大部头的书，至于单行本成套的《幼儿图画故事丛书》，我见闻有限，但也读到过十多册，其中象赵赫的《小红花找朋友》，阳光的《金色的房子》，柯岩的《小熊拔牙》，朱庆坪的《谢谢小猴子》，蓉蓉的《谁的本领大》和马光复的《瓜瓜吃瓜》，等等，连连阅读，细细咀嚼，便能从中领会到情思与诗意，知识与兴味，智慧与幽默感，希望这类有益于幼儿身心的书多多出版，把五讲、四美、三热爱的教育种子撒播在幼儿的心灵里。记着！心理学上那条“先入为主”的规律，一切好的思想、好的事物，要从小及早占领阵地。古语说的：“三岁定八岁，八岁定终身。”不是没有见地的。

当前幼儿文学除了书籍以外，也有刊物的出版发行。《小朋友》是历史较久，内容优良的一种杂志。而后来居上的，却有《看图说话》，开本大，插图美，色彩艳丽，内容丰富。此外还有那《娃娃画报》、《幼儿画报》、《婴儿画报》，也属后起之秀，它所

结交的读者朋友，年龄更为幼小。在全国范围内，此类小刊物，几乎各省市都有：北京的《中国儿童》，杭州的《小螺号》，青岛的《小葵花》，沈阳的《好孩子》，还有稍深一点儿的长沙的《小蜜蜂》，兰州的《小白杨》，上海的《好儿童》……真所谓琳琅满目，美不胜收了。唐代诗人岑参有句“千树万树梨花开”，这只能比喻幼儿文学的书刊出版的盛况，还没能描画出它们的容颜色彩，若用上“花团锦簇”四个字，才差不离。

一九八五年还有“锦上添花”的喜事，那就是《幼儿文学报》的创刊，这就在幼小心灵上添置了一个新的窗口，便于更多的“琼浆玉液”涌了进去，益助他们健康地成长。

还不该欢呼“八十年代的幼儿有福了”吗？随着祖国的繁荣昌盛，孩子们将生活在幸福的宫门之内。

教育工作者和文学工作者紧密地携起手来，肩并肩地协力同心，做好幼儿文学的工作，这既是党的文学事业，又是党的教育事业，双方可以相辅相成，事半而功倍。要知道幼儿园和小学低年级的老师，一旦从事业余的文学工作——特别在幼儿文学工作道路上，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前去，极可能成为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。幼儿文学的创作队伍，有了众多的后备军和生力军，还怕不打胜仗吗？所以促进幼儿文学的发展与提高，不能漠视对教师和教养员的培养。这和培养作家是双轨式的同步行进，当然还要有文艺理论家舒展一臂之力，让幼儿文学能在高速公路上腾飞。

千万不能因为给小儿看的作品而等闲视之；相反的，要加倍重视，加倍提携，这是整个文学事业的基础与起点。

在党的关怀领导下，全社会人士的促进帮助下，我们的幼儿文学肯定会在短期间内给人以“刮目相看”的进步里程碑。

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在贵阳以西的风景名胜地花溪，举行“全国儿童文学小说创作座谈会”，请到了贵州省委副书记丁廷模同志出席讲话指导。这位领导同志出乎意外地向十七个省市区的上百位作家（他们中多数是写少年文学的），清晰又动听地朗诵了两首儿童诗：《小小的橄榄》与《小鸡和小鸭》。他工作极度繁忙，却能“顺口溜”似地背诵出来，全场兴奋，欢乐，激动，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。请容许我把前一首诗录写在下面（节省篇幅，只录一首），为本文幸运地大胆地借作结束语。

外婆给我一颗小小的橄榄，  
我把它送进嘴里，  
唉呀！  
又涩，又酸，  
又涩，又酸，  
我把它扔得老远，老远。

过一会儿，  
嘴里发出回味，  
清香甘甜，清香甘甜，  
我急忙上前去寻找小小的橄榄，  
可惜，  
再也寻找不见……

丁同志在百忙中来到会上，不说别的，只朗诵了两首儿童诗。固然诗的本身富有教育意义：前者的主旨在于“作事不能鲁莽，要审慎细致”；后者则在于“助人为乐，增进友谊”。这不

过就诗论诗罢了，此外尚有深意在焉。原来这两首诗是幼儿文学的诗，而省的领导同志特意在大会上“顺口溜”般地念，弦外之音，岂不意味深长吗？请想想！……

# 小娃娃的教育和文学

鲁 兵

上个月在庐山开了全国少年儿童读物出版工作座谈会。这次座谈会最大的特点，就是解放思想。座谈会上谈了很多前近几年根本不敢谈的问题，例如母爱，过去你谈母爱就是搞“人性论”。这次就谈到要不要母爱。有的同志说，你不要母爱，难道要母恨吗？小孩子生下来，就把他掐死？没有母爱，恐怕就没有人类的现在，当然也就没有人类的未来。还有个爱人类的问题，过去是绝对不敢谈的。在阶级社会里，人是分成不同的阶级的，你说爱人类，你能爱敌对的阶级吗？这次有的同志说，我们要打倒反动阶级，但是对于反动阶级的人，我们不是消灭他们，而是要把他们改造过来。无产阶级要解放全人类，不就有爱人类的意思在里面吗？你如果不是爱人类，解放他们干什么？改造他们干什么？所以很多问题，过去不敢谈的，这次会上都提出来了，怎么样正确来看待这些问题，当然还有待进一步争鸣。

这次座谈会上，金近同志有个发言，题目叫作《为小儿科辩护》。我们的党重视儿童文学，关怀儿童文学，但是在我们社

会上，儿童文学好象不怎么引人注意，有些人甚至轻视它，认为它不登大雅之堂，所以称之为“小儿科”，写儿童文学的作家、编儿童读物的编辑，也就成了“小儿科大夫”。我们想一想，从出生到十五岁的少年儿童，占我国人口的四分之一，能掉以轻心吗？如果我们的医院里，没有小儿科，怎么行呢？大家都有孩子嘛，没有小儿科，孩子病了怎么办？所以我们应当以“小儿科”为荣，以当“小儿科大夫”为荣。老实说，当好小儿科大夫还真不容易呢！

再谈一点，“小儿科”里面，还有个“小儿科”，这就是幼儿文学。这次座谈会非常重视这个薄弱环节，规划了幼儿读物的出版工作。我们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，就有一套“儿童图画丛书”，许多省市的出版社都考虑为幼儿出书，所以现在形势非常好。庐山开了会，大家都带了信心和干劲回来。

今天我想谈四个问题。

第一个问题：开始认识世界。

这里想谈一点教育问题。我们把孩子接到这个世界上来，就有责任教育他们逐步认识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包括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。幼儿正处于开始认识世界的阶段。凡是影响到孩子的智力、认识和思想各方面的一切，都是教育。除了托儿所、幼儿园、学校的教育，还有家庭和社会的教育。

我们的社会是很复杂的，我们的民主革命在思想战线上很不彻底，因而封建社会形形色色的思想还严重地存在着，从各个方面顽强地表现出来。过去讲得多的是同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，这当然是对的，但是忽视了同封建思想作斗争。对于这个问题，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一样，毫不放松地在向我们袭

击，也在向我们的孩子袭击。在十年动乱中，封建思想大发作，我们的孩子同样深受其害。刘心武同志的《班主任》里有个小流氓，同学们说他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毒害。作者指出，在他身上有的只是封建社会没落腐朽的东西。粉碎“四人帮”之后，在许多场合听到“救救孩子”的呼声。“救救孩子”是鲁迅先生在五四运动时期发出的呐喊，今天居然重提，实在令人痛心。

“四人帮”造成十分严重的“内伤”——精神的创伤，这就需要我们大大加强对于儿童的教育，从幼儿开始的教育。从“救救孩子”，或者争夺下一代的角度来看，教育无疑是一种斗争，一种特殊形式的斗争。大家经常接触到这样的情况：社会的影响同幼儿园和学校的教育不协调，甚至对立。我们教育孩子要诚实，说老实话，要学习雷锋，助人为乐。但社会的某些角落唱对台戏，抵消我们的教育。邻居来借扫把，妈妈说：“我家的扫把坏了。”孩子抢着拿出扫把说：“我家的扫把没有坏。”孩子出了妈妈的洋相，少不了要挨骂。以后孩子该怎样对待这样的事情呢？

教育者，父母、奶奶、姥姥都是教育者，要注意在日常生活中给孩子树立一些正确的是非观念。孩子哭个不停，大人不耐烦了，就吓唬他：“你哭，老虎吃了你！”老虎会吃人，这合乎实际，但是老虎会到家里来吃人，这就成了童话了。孩子还是哭，大人再吓唬他：“你再哭，人民警察把你捉了去！”这不是使孩子以为人民警察比老虎还可怕吗？方法不对，内容更错误，实在要不得。老师问孩子：“月亮里有什么？”一个孩子回答：“月亮里有小白兔，还有个漂亮的阿姨。”这是她听奶奶说的。另一个孩子回答：“月亮上没有空气，很冷。”这是他听爸爸说的。当然，给孩子讲讲嫦娥的故事，并没有什么不好。但是给孩子讲点科学知识，那就更好。

我们处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，摆在我们面前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是为新长征培养新战士。他们应当有高尚的情操、革命的抱负、远大的理想、丰富的知识。“情操”二字已经很久不提了，陶铸同志写了一本《理想·情操·精神生活》，被姚文元打了一顿棍子，从此大家就闭口不谈了。高尚的情操是一个革命者必不可少的，现在需要大提特提。我们提倡学习科学文化，决不等于可以放松，更不等于可以放弃政治思想教育。“四人帮”搞乱了理论是非，思想是非，我们拨乱反正，就应当大大加强德育，这是直接关系到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问题。那种极端个人主义者，一切从个人利益出发的人，是不会搞现代化的，更搞不了社会主义现代化。

上面讲的都是德育方面的问题。我以为德育、智育、体育，还有大家很少提及的美育，互相关联而组成教育的整体，把它们分割开来，强调一个方面，就容易搞形而上学。林彪、“四人帮”把智育当成靶子，讲智育抓智育的人也成了靶子。谁愿意当靶子呢？你就是甘愿当靶子，也不让你搞智育，于是只得眼睁睁地看着学生荒废学业，这是老师比自己挨批挨斗更感痛苦的事。最近，看到一点国外资料，美国有个本杰明·S·布卢姆，一九六四年发表一篇文章，叫做《人类特性的稳定》，他认为人从出生到十七岁的全部智力，在四岁以前就完成了百分之五十，四岁至八岁完成百分之二十，其余的百分之三十，是在八岁至十七岁的九个年头中完成的。他的这种论断是否十分精确，还有待实践的检验。不过，人在幼儿阶段，智力发展迅速，这是大家都注意到的。幼儿文学的对象是正处于智力迅速发展阶段的孩子。这就要求我们创造最好的条件——适时的教育和良好的环境，使他们智力得到充分的发展。这个问题应当

引起我们严重的注意，因为尽管幼儿处于大脑发展最迅速的阶段，但是如果不能给予适当的刺激，即切合实际的教育和与这种教育相适应的环境，他们的大脑发展就会受到阻碍，甚至再也达不到应该达到的水平。孩子们见到什么问什么，特别是对一些新鲜的事物感到浓厚的兴趣，问：“这是什么？”“那为什么？”表明他们求知的“触角”以极大的积极性向周围伸展，因此，我们的教育也就不能满足于告诉孩子一些现成的答案，而要按程度，运用生动有趣的形式，启发孩子去思维，以提高他们的智力。

我在一个杂志上看到一幅幼儿园的照片，照片的说明说，这个幼儿园从一九五八年创办以来，坚持为生产服务，在为职工解除后顾之忧方面起了很大作用。毫无疑问，幼儿园起了这种作用，但是只就这方面来看幼儿园工作，是十分片面的。幼儿园是教育园地，应是“教”字当头。当前，我们的物质条件和师资条件都还很差，随着这两个条件的发展，今后应当让我们全部小娃娃都进幼儿园，受到适时的教育，这是充分发展我们整个民族的智力和才能的基础。

### 第二个问题：好朋友和好助手。

儿童读物一向被称为孩子的好朋友，教师和家长的好助手。孩子要看书，教师和家长要利用书籍向孩子进行教育。

但是，林彪、“四人帮”的文化专制主义，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严重的书荒，儿童读物更是这样。孩子没有书看，他们陷于精神饥馑之中。在世界上按人口平均，我国的儿童读物还不及非洲，只有非洲的二十七分之一，这个数字，谁听了不难过？一个国家，没有书，就没有文化；书少，就是文化少。我国号称文明古国，我们如果再不奋发图强，使我国成为文明今国，那真